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一)

袁仁林註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自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其中而生之道在矣。隱逸者流。有事尊生。多致力于形氣之淵源。而窺其幽渺。于是原本生初。形模天地。推所自來。而灼所由毀。舉精氣神三要一之軀體之正中。有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于以積功致養。自強不息。詎得爲理外事哉。言乾坤本之乾首坤腹之言。以明吾身之上下也。言坎離本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言。以明心腎互交。呼吸相通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虛靜其體。和順其用。升降周環。無所於闕。要皆準諸中以立極。而後形神沛焉。斯其旨歟。夫玩物喪志。書言之矣。與其逐物而意移。曷若斂外歸中。修身俟命。爲志潔行芳者之所有事乎。當恬退之時。居潛淵之位。以之爲勿用之用。抑亦可矣。爰就所見。詮以粗陳。至其間疑晦異同。尙欲質諸明者。

雍正十年壬子大呂月吉。三原袁仁林書。

朱子考異前序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考異後序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尙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按鄒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明楊升菴慎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瞻博。修

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君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陽楊叩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敍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敍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敍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之妄案也。亟借錄之。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語。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鑪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資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一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參同契者。謂參易之象。同易之理。作此書契。以明修持之事。蓋易顯卦象。以該天下之理。而吾身自
在其中。契卽假卦象。以盡吾身之物。而修持不事於外。

一說。參、三也。同、通也。契、合也。自易言之。天地人三才。通同契
合。統爲一理。自身言之。原本周易。參合天地。同其氣數。以事修持。

上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字。

太極生兩儀。而乾坤定位。在宇內爲天地。在吾身爲上下。自其性體言。乾健而剛。坤順而柔。同生互倚。
而其始則兩相包裹。此言乾坤之始。渾淪包裹。以立其體。卽太極也。

乾坤乃易書畫象。總攝宇內陽與陰之名。乾爲健。坤爲順。健故剛。順故柔。其性體然也。配、對也。合、一也。
兩相包裹。言渾淪也。於河圖可見。當夫渾淪包裹。無剛柔可名。然立言必從剛柔說入。猶之中體難言。先卽
已發以指未發。性體難言。先取四端以明四德。因流溯源而源可知。古人善言其難言者。其
法如此。既不蹈空。亦不滯實。書內乾坤天地。坎離日月。皆卽宇內以明吾身之上下部。

陽稟陰受。雄雌相須。

就其施用言。陽主稟與。陰主翕受。雄雌交媾。相須不離。此言陰陽既分。交通對待。以宣其用。卽兩儀事。

也。

陰陽其氣也。雄雌則涉于形矣。假物形以喻陰陽。實指其稟與承受之處。蓋人知雄之稟與。雌之承受。故直以爲雄雌也。須者。欲得也。以此而欲得彼也。須一字分初中末三項。初其趨向。中其妙合。末其互受交益。

須以造化精氣乃舒。

惟其相須交媾。妙合精氣。因以大造萬物。自無而有。自氣而形。萬物化焉。而乾坤之精氣。爾乃流通舒暢於上下之間。此言雄雌既交。發舒精氣以成其功。卽化生萬物也。以上六語。謂乾坤靜時。渾淪包裹。統爲一物。爲吾歸根復命。入於杳冥張本。及其動也。方顯乾之剛而爲陽。坤之柔而爲陰。此時陰陽對待。分爲二物。爲吾上下剖析。莫不含情互結。兩相貪戀。交通貫注。而後化生萬物。以舒展向來自具之精氣。爲吾凝神氣穴。流通運用處緣起。蓋舉宇內之天地。吾身之上下部。統言其由體達用以見三才一理。爲致功處張本也。

立體一層。初也。宣用一層。中也。成功一層。末也。溯源及流。便分初中末三項。乃其立言之次第。須字作一讀。須中大有事在。當納入下文坎離四句。乃見造化端倪。故宜讀斷。蓋此但說得動而生物一面。若究其何以生物。則靜而玄冥一面。早已具在須字之內。方始接得造化二字。造化者。創造變化。惟其精氣妙合而凝。乃能如此。而其先則自至靜來也。精氣者。陰精陽氣。可以分屬乾坤。亦可統論乾坤。蓋乾與坤內各有精氣。精氣只一物。氣之濃厚爲精。精之輕清爲氣。是以氣亦含精。精亦含氣。二者原不相離。而分屬之。則曰陰精陽氣。言精氣而不言神。神卽精氣之靈。超乎精氣之先。寓於精氣之內。爲兩在之物。爲合成之物。精氣合而神著焉。故不言神而神已寓也。精氣卽所以爲陰陽。剛柔者在乾坤句內已具。至此方露字面。

坎離冠首光映垂敷。

夫體用總屬乾坤。此以大局言也。究其所以爲用。則惟坎離二物。坎離者。乾與坤中交。中乃元精元氣。互易成體。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是乃水火之宗。冠六子而首出焉。所以代乾坤而行事者。惟乾坤

有此二物。然後光明照耀。兩相注射。離則陽光四映。垂照旁敷。常往來稟與於坎體而不相離。坎則配合相須。仰承翕受。常與日合離遠近。升降其光。而不相背。于是有晝夜昏明晦朔弦望。合三十日。遂成月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月之事以畢。又積至十二次舍。盡乾坤之度數。醞出溫涼寒暑分至啓閉。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遂成歲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歲之功已成。自時而日而月而歲。無非坎離梭織以成化育。是乾坤非日月無以爲用。而日月非乾坤亦無所用其用。此乾坤坎離體用不可相離。乃其大局中首出之妙用。而於此特抽出言之。以見心腎之互交。爲吾身之至要也。

震坎艮三男。本屬坤體。而得乾之初中末三陽爻爲男。巽離兌三女。本屬乾體。而得坤之初中末三陰爻爲女。三男三女。是爲六子。六子之中。惟坎離得乾坤之中交。乃交之至正而不偏者。故乾坤之事。一以坎離爲用。即震巽之雷風。艮兌之山澤。皆若聽命坎離。而因時以致用。又惟坎離之運行。能兼乎六象。由北東之震兌而成乾。平南離二象。以陽先陰後論之。離實冠首。以天一生水論之。坎又冠首。總之陰陽無端。動靜無始。二者相依。缺一不可。其冠乎四子而出其上者。初無異致。故均曰冠首。晝夜之間。光數下土。以生萬物。固爲光映。而要必始自交光於月。而後有日月之代明。有晦朔弦望之升降。有分至啓閉之盈虛。則所重正在交光也。惟重在交光。故在我有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之功。此其張本也。光者。明之用。映者。穿空注射。自此照彼。而暗無不亮也。垂字橫看。則自上垂下。著處皆光。見徧布意。豎看。則由前垂後。無時非光。見接續意。又有漸及意。其徧布接續。皆因漸及而後直透也。數。布也。垂數二字。縮在光映二字內。謂其光映處。以漸徧布。以漸接續也。

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光所垂映。正在下部玄冥之地。此中陽動物生。乃造化之端。妙合而凝之處。恍惚闢湊。不容思議。疇得畫圖。

光映句。離照坎上。注下也。玄冥句。坎應離下。傳上也。玄冥即北方水府。爲坤坎之鄉。在身則下部也。乃至玄冥之地。此處太陽注射。太陰翕受。兩相妙合。忽然靜極而動。陽氣胚胎。於焉造化。誰能測識。邵子

復卦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又恍惚吟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朱子答

仲啓蒙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聖人揆度參序元基

惟聖人仰觀俯察，揆度乾坤坎離之法象，即其元始靈基，參考序次，以返其本而窮其源。

四者混沌，徑入虛無。

乃知乾坤與坎離四者，原生於無形無象之太極，則其始固自混沌杳冥中來。而我之乾坤，上下我之

坎離，心腎呼

初無以異，于是盡除後起之塵氛，私慾雜

而竟入虛無之境，致虛守靜，以法其混沌焉。此

言行持之始功也。

混沌虛無，即其元始根基也。蓋乾坤坎離之陽剛而雄，陰柔而雌，其始本出於渾淪之太極，聲臭俱無，暗聞悉混，故我即體此潛神於淵，絕慾去念，法其混沌，入於虛無，此便是大德敦化，所以立萬化之基也。而率是以行於一月之間，則有下文六十卦以紀其功焉。

六十卦周張布爲輿

既入虛無，功非輒已，語其積累之次第，恒視晦朔以循環，而一月之爲晝爲夜，凡有六十，即以所餘之六十卦相配，如屯蒙需訟以至既濟未濟之類，依其一顛一倒之象，配夫晝陽夜陰，以盡此一月三十日之功，而又禪諸後月以周環焉。蓋始自屯蒙，終於既未，兩兩相從，配諸晝夜，自朔至晦，按日張布乘之而行，若車輿然，故曰張布爲輿也。

朱子曰：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爲虛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按火候二字，謂須少過之候，指其積功言，猶烹物之火候，有淺深生熟之不同也。按此用卦之說，亦止借兩卦十二爻虛擬晝夜十二時，而取其兩初兩四，以爲子午卯酉行持之節。其陽生之子，與陰生之午，值兩內卦之初爻，卽爲進火退符之的。其陽旺之卯，與陰旺之酉，值兩外卦之甫接，卽爲沐浴安養之的。然則止言子午卯酉，四時已足，而必及此六十卦者，蓋既已用夫乾坤坎離，而卽取以偏紀其節，所以尊周易重天道之備，而詳玩以神明其心，見古人之慎密，而於名書之義始合。如曰有取於卦象之吉凶，爻畫之陰陽，與其納甲所配子申寅戌等字樣，以別生枝節，則不然矣。故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于此可見。六十卦言耳。其書不在卦爻，不過借此易書現成名目，依其次序，以紀其每日子午進退之功，猶云六十陰陽，六十晝夜云耳。易書自乾坤兩卦先陽後陰爲序，便取後面屯蒙之類，以紀其爲先陽後陰而用之，亦止如一陰，爲正爲反，以終一日，故取其次序名目以別之也。蓋屯蒙之類，皆一顛一蒙，以成卦體者，畫之與夜，亦一陽一陰，爲正爲反，以終一日，故取其次序名目以別之也。不過大槩言其如此耳。不然而如過小靈之月，則既未二卦安放何處，後人不究本意，或糾纏其中，或決然捨去，二者皆失其旨。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與頤大過中孚小過，此八卦顛倒不得，顛來倒去，仍屬原卦，其餘五十六卦，只以卦顛倒而成二象。如屯倒卽蒙，需倒卽訟，故五十六卦，止有二十八卦，與所不倒之八卦，共三十六卦，所以稱三十六宮。而上下經各分十八卦，今既除乾坤爲身之上下部，坎離爲心腎呼吸，則所餘可倒之五十六卦，分值二十八日，其不倒如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分值兩日，亦約略如是而已。初非粘滯之說也。

龍馬就駕明君御時

龍馬者，乾象龍，坤牝馬。卽指身內陰陽，謂我之乾坤上下部，乘此一月六十卦之車輿而積其功，是龍馬就駕也。凡此皆我之心，君凝停處中，光明不昧，而因時統御，以盡夫制外之功焉。箋註有處中制外

稱龍馬，與上車輿字面關會成文，駕字亦從輿字生出。明君，心主也。御，治也。時者，子午卯酉之時，有在日之子午卯酉，有在我之子午卯酉，皆時也。皆當御而治之，其在日者，如子時陽生，午時陰生，卯酉二時，陽旺陰旺，此時吾身之血氣應之，而騰降消息，此在日之子午卯酉，是萬物公共之時也。其在我者，如靜極之後，忽然元陽生發，升自尾閭，便爲我陽生之子時，又忽然而升極顛頂，降自天谷，便爲我陰降之午時。俄而心氣旺，腎氣舉，便爲我陽旺陰旺之卯酉二時，此在我之子午卯酉，是吾身小天地中之另一時也。大抵先依在日之子午卯酉做起，有依傍，有下手處，迨至元陽既生，然後依在我之子午卯酉，以心目在內騰降而爲功。日揆度參序，之，而於此方露明君字面，此倒裝法也。

和則隨從路平不邪。徐

功之至要保合太和而已。神氣精三者會歸而一則和分散而二則戾。故必在我之神明和順。陰陽騰降之節而不乖違。則我之氣與精亦且隨從環運。積久而功成。此其道路平坦。初無邪曲傾危也。

和字最重。和之先有中字在。非中亦不能和也。惟明君處於至中。然後有此和字。彼此和合。則彼此隨從。如心息相依。心與息攪和依附在一處便是和。既能歸一。自然心能與之上下往來而無雜念。此便是心之隨從乎氣與精也。若夫神氣相守。爲至和矣。而神行則氣亦隨之。此又氣與精之隨從乎神也。要之和我去和他。和內自有隨從意。隨從是他來和我。隨從內又自有和意。一和焉盡之。此種功夫。極平常。極正路。子養身極有效驗。非有邪僞道。故曰路平不邪。中庸和字。是由中說向外來。由性說向情來。由心說向事來。指其中節。而無太過不及處爲和。此聖賢經世之學。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其道甚大。參同和字。止於返本還元。使一身之神氣精不相離散爲和。此遜世養身之學。可以位一己之天地。育一身之萬物。其道不爲不切。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而氣志互相資益。亦只一和字。而有義以爲之主。則便是中庸中節之和矣。孟子未嘗說出和字。要之有義則和。而和在其中。參同未嘗說出義字。要之非義而餒。亦不能和。兩處互參可也。孟子集義生氣。養成剛大。何等氣象。要其無事時。義理未形。亦只有存心固氣。使之無暴。如不爲驟趨所動。亦其一也。參同主氣較多。蓋因其無事間身攻乎內養。故說向一路。而不以他語雜之耳。或問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二語何別。曰。息乃呼吸。有迹可見。尙是粗淺言之。若氣則呼吸之根。乃其所以爲呼吸者。虛而能生。出而不窮。其機在正中玄牝之間。所謂凝神入氣穴者是也。二語自有淺深之別。神氣相守。神直注於下部生氣之所。非靜時不能。若上部鼻息。心依出入。雖動亦可爲。習久自能無間。而氣亦倍長於往昔。蓋氣得神旺。乃不孤有鄰之理。此正爲神氣相守之路。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姑

邪道岐出背戾之術。國家指身外內。如其妄行邪術。驚入他途。或於此纖芥不正。遺亡助長。失其和順。均爲險阻。必至徑惡危身。不可不謹。言此以致丁寧之意。

邪道一截。險阻一截。蓋邪道之傾危。自不待言。若非邪道。而於正路不得其中。所謂官街上差丁脚。亦卽成險阻之形。易致傾危。觀下文纖芥不正云云。更可知其危險。

御隨從

右第一節略舉始終以發端也。後文皆發明此節。猶大學之有聖經。中庸之有首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引繫辭傳語。即通其意以明入室行持之功。君子即明君。居室即混沌虛無。出言善即張布就駕。千里

外應即和則隨從。

蓋從易語悟入身來。故引之以明己意。室指神室。乃身內正中之玄牝。居是而不動。則致虛守靜。爲混沌虛無之候矣。出言指內運。善即守六十卦之規矩。千里外乃吾身內之千里外也。句句緊對上節。初非泛引。而下又釋之。

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立

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

謂者。旁通己意而釋之也。以傳之君子爲萬乘主。指我之元神真宰也。以傳之居室爲處九重之位。指我之靜存於至中。至正。至尊。至貴。至深。至密之靈臺應谷也。以傳之出言爲發號出令。指我之遣意內運。以傳之言善爲順節。勿違藏器。凝神氣。穴。俟時。等待陽生。指我之和會神氣。精三寶於玄關。而動循節度也。以傳之千里應爲後文吉字福字太平字。與感動皇極遠流殊域之語。指我之三寶和會。而隨從以有益於色身也。此其旁通己意以明內養事也。陰陽節者。淺近言之。陰即吸。陽即呼。自有天然節度。順之則元神依息而往來也。至身內舒斂。仿一月之六候。則陽節三。陰節三。分五日六十時爲一節。詳後文第四節。又仿一月之十二節。則陽節六。陰節六。此即判五日爲兩。而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詳後

文第五節藏器者。器爲中央土釜之鼎器。藏之於是。謂凝神入氣穴也。斂外而神注於玄關。未得時如此。既得時亦止如此。乃徹始徹終之功也。俟時者。俟其自爲變化而元陽發現也。由是加以日用溫養工夫。總期勿違月內所分卦象。

月六節者。蓋積三十五日三六一百八十時。而陽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光盛滿而陽極。又積十五日一百八十時。而陰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魄全晦而陰極。就中以三畫卦震兌乾巽艮坤六候紀之。與月令是月也以下之六候合。此陰陽節之一說也。月十二節者。蓋既判五日爲兩。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故就中以六畫卦復臨泰壯夬乾紀其上半月之六陽而陽極。以姤遯否觀剝坤紀其下半月之六陰而陰極。與歲配十二辟卦合。又此十二節中。陽必從之以陰。陰必先之以陽。如子寅辰爲陽中陽。卻有丑卯巳之陽中陰者從之而後行。午申戌爲陰中陰。隨有未酉亥之陰中陰者配之而後終。陽陰迭間。錯綜配合。必無獨立之理。就中以十二辰十二律紀之。乃知上半月之六節。又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陽極其盛。下半月之六節。亦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陰極其盛。此如乾六位皆陽。必有二四上之偶。坤六位皆陰。必有初三五之奇。與歲配十二律合。此陰陽節之更一說也。大抵以上下身心爲乾坤坎離。而坎離之運行於內者。合歲月日時。以小天地而爲大天地之事。此順節之大者。其間慎起居。節飲食。懲忿窒慾。一切視聽言動。克去非禮之陰。復還天理之陽。消長隨時。行藏應運。皆所以順陰陽節也。若其離降坎升。感召坤部。元陽初動。順此子時之節候。以進陽火。馴升泥丸午位。陽入陰分。順此午時之節候。以退陰符。此又事內之至要。無非順節也。藏器句頂承九重句。惟深居簡出。乃所謂藏也。即存心求放心退藏於密之旨。勿違句頂承順節句。惟順而又戒以勿違。藏器俟時。即混沌虛無事。勿違卦月。即張布爲輿事。下文乃明用卦之法。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

此明用卦之例。如朔日則配以屯蒙。其前六時。

子丑寅卯辰巳

統名旦晝。配以屯卦六爻。後六時。

午未申酉戌亥

統

名暮夜。配以蒙卦六爻。以十二爻配十二時。而其間屯以子申。子申者。屯之初四爻。即日之子卯也。蒙

用寅戌。寅戌者。蒙之初四爻。即日之午酉也。子陽升宜進火。卯陽旺宜沐浴。

洗心藏密

午陰降宜退符。酉

陰旺宜沐浴。故吃緊用此四時也。其必言子申寅戌者。止以裝卦納甲之法言之。蓋既用屯蒙二卦。即

取其初四所配字樣以成文。非有他意也。

凡裝卦之法。以八純卦內外爲準。如水雷屯。內體震雷。外體坎水。卽照純震之初爻起庚子。照純坎之四爻起戊申。故屯之初四。乃子申二字也。山水蒙。內體坎水。外體艮山。卽依純坎之初爻起戊寅。依純艮之四爻起丙戌。故蒙之初四。乃寅戌二字也。附裝卦歌。乾金甲子外壬午。坎水戊寅外戊申。艮土丙辰外丙戌。震木庚子庚午。巽木辛丑外辛未。離火巳卯巳酉。坤土乙未外癸丑。兌金丁巳丁亥。乾內三爻。起甲子丙寅戊辰。外三爻。起壬午甲申丙戌。餘類推。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陰逆數。如巽內三爻。起辛丑巳亥丁酉。外三爻。起辛未巳巳丁卯。餘類推。按八純卦。惟乾之內外分起甲壬兩干。坤之內外分起乙癸兩干。其餘六子各納一千。內外不易。蓋甲乙爲天一地二。乃天地之始。故乾坤內體之初爻納甲納乙。壬癸爲天九地十。乃天地之終。故乾坤外體之四爻。納壬納癸。以乾坤包天地之始終。故納此四千也。其天地之正中爲天五地六。乃中宮戊巳土位。而坎離納之。蓋戊巳中運。兼統四行而無專位。坎離中運。兼呈六象而無專迹。有同然也。

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

屯蒙而外。所餘五十八卦。各自分配日期。悉以屯蒙兩象爲例。用其初四而已。不爲究悉也。

古人藉是玩易。益明天道。非不知虛擬。亦屬可用。後人鑒糾纏之失。并不復虛擬矣。要之。所說一日之子午卯酉。亦舉字內有定之時言耳。其實語非死煞。人當活看。有若吾身中靜極陽動。便是活朔旦。活子時。活屯卦之初爻。而用以進火矣。當其陽旺也。便是活卯時。活屯卦之四爻。而用以沐浴矣。只論生與旺以致其功。至其所設之屯。初屯四。爲子爲申。與夫蒙之寅戌。一月中之六十卦。直屬寓言。皆可得魚而忘筌。得意以忘言。而又奚事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故做象成文。依文立話。而人須善悟也。

立義設刑當仁施德。

此約三十日之子午卯酉。卽六十卦內。外象之初四。而統言其功夫如此也。此言龍馬就駕。夫屯六爻擬陽分六時。蒙

六爻擬陰分六時。陰爲義爲刑。陽爲仁爲德。六十卦皆然。此不向卦爻論奇偶。止總之立義則設刑。當仁

則施德。謂立於午後六位陰降收斂之時。則當象其刑殺。與爲收斂而歸於靜。斂外歸中。當夫子後六位陽

生發育之時。則須如其德施。與爲發育而善其動。通透此卽上文順陰陽節意。而所謂順者。其功盡此二語。

設字施字。亦非着意有爲。不過如註中。歸於靜善其動而已。蓋勿忘勿助。順自然而非任自然也。義是陰分裁割時。故刑削一切。歸於至靜。仁是陽分發生處。故德意旁敷。從而健運。

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之指陰陽順斯善。善斯吉。

順便是出言善。吉便是千里應。以逆字轉緊順字。卽起下分疏。

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

上文設刑施德。卽順中之法令也。按歷行之。惟貴至誠無僞。至專不二。至密非疏。默與神明相接。而事

必由日辰而積。日謂自朔至晦。辰謂子午卯酉。則當謹候焉。審察其一消一息。而與爲和順也。

至誠專密四字。爲順字立標準也。作輟間斷。華僞浮游。何事能成。況神明之德乎。是必至誠無息。則久而有微。而見爲悠遠博厚高明。此與中庸之旨合。中庸主理。參同主氣。然理氣滾同。未有離理之氣。亦未有離氣之理。參觀互益。自相表裏。

纖芥不正。悔吝爲賊。反面二至改度。乖錯委曲。偃隆冬大暑。盛夏霜雪。分疏陰陽之始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

不節。水旱相伐。分疏陰陽之半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嗜欲紛乘天見其怪。乾位心部山崩地裂。坤位身部

此承逆之者凶之意。而申言之。纖芥細微也。不正者。違時失中。紛糾漏洩也。悔恨吝羞。賊害也。二至指身內陰陽之始萌。改度。背違常度。當升不升。當降不降也。寒暑開於二至。故以寒暑反常言。二分指身

內陰陽之交半縱橫妄動不靜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也。漏刻時節也。蟬生衆多其刑龍天喻時。愈彰乘也。湧沸不寧也。旁出徧布也。天地二語指我之乾與坤。心與腎也。蓋運火而或違時則差誤不正而眞胎賊損在我之世界難免崩摧是謂逆之者凶也。

二至以下。以大地之事。喻吾小天地也。按二至子午。乃天地之始。此四句指吾外一圈乾坤大局。二分卯酉。乃日月之門。此四語指吾裏一圈坎離大用。二至爲陰陽始萌。即子午庚申之說。下部陽生爲子。上部陰降爲午。此取喻於宇內之時旦。陽生出現爲庚。陽極將陰爲甲。此取喻於日月交光之方位。一如歲事之有冬夏至也。二分爲陰陽之交半。即卯酉上下弦之說。陽旺爲卯。陰旺爲酉。卯乃月光之上弦。酉乃月光之下弦。一如歲事之有春秋分也。乘旺云者。上下弦時。半陰半陽。半刑半德。所謂刑德臨門也。此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便是刑之過。死之門。若乘旺而培儲。蓄至寶。便是德之厚。生之路。蟬蟲。乃坎離處謬亂。見怪。乃乾坤處受累。

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

此承順之者吉之意而申言之。皇極天心也。蓋指玄牝谷神。大中極之所也。言人能仰體陰陽順其分至而無纖芥不正。則是天之孝子矣。以其用心之至誠專密。自然感動皇極而歛時五福。此卽繫傳所謂居室言善出之至近而已。遠流於千里外之殊域而無不應也。是謂順之者吉也。

皇。君也。大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玄牝谷神大中極。此在吾身。只有箇中字可說。所謂不偏不倚。立天下之大本也。若欲求之聲臭影響之間。則且滯而不靈。物而不化。而非所謂上天之載矣。人當虛其心而善悟可也。順其分至。謂於乾坤大局處。下濟上行。此順子午二至也。於坎離大用處。交光貫注。此順卯酉二分也。功實相因。此書於卦只重乾坤坎離。正以重在我身之上下心腎故也。於時只重子午卯酉。正以乾始於子。坤始於午。坎離見於卯酉。用卦用時。皆一意也。其餘六十卦十二時。不過從中搭配以爲用而已。皇極不在身外。殊域亦不在身外。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

此總承吉凶二者。分其微甚。而推本於心造。見心爲萬化之主也。禍福言其始。太平兵革極其終。禍招

於不正。福致於和順。意指坎離處之吉凶。乃裏一圈事。太平興而生意蕪蔚。此陽長陰消。而爲福之極也。兵革造而殺氣奔騰。此陰長陽消。而爲禍之極也。意指乾坤處之吉凶。乃外一圈事。要皆由乎心造也。

按首節中國家二字。便指裏一圈之心腎爲家。外一圈之上下部爲國。此處招禍致福。意傍家言而謂其裏一圈也。太平兵革。意傍國言而謂其外一圈也。福與太平。吉之類也。禍與兵革。凶之類也。同類而有微甚大小之分。其實吉凶兩項而已。今云四者之來。當是謂乾坤坎離四者之所招來如此。乃皆由乎胸臆耳。然則此四者二字。正與首節四者混沌句照應。皆指乾坤坎離也。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

此復正言工夫。與前順陰陽節之說首尾相銜。動靜卽陰陽。陽動而進火。陰靜而退符。奉其四時之繩墨。順宜而有常。則神入氣穴。元神元氣不離。而與氣相得矣。

四時。謂身內二至之子午。二分之卯酉。子午卯酉便是繩墨。大抵言號令。言法令。言繩墨。不外藏器俟時。順陰陽節二語。惟順節。故勿違卦月。而立義設刑。當仁施德。惟藏器。故混沌虛無。而爲徹始終之功。此四句不脫前意。順陰陽節。與藏器俟時二語。若顯淺言之。只是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而已。夫息有陰陽。相依則順其節矣。氣在玄牝器中。相守則神藏是器。而元陽發動之時。可俟而至矣。正不必詫異遠求。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率。

此演前意。判定陰陽。而神氣不相錯亂。乃順宜有常也。斂守五行。而心身不妄動搖。乃與氣相得也。

斷。判定也。涉入。侵越也。判定不相侵越。卽勿違卦月。而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也。五行。謂東魂木。西魄金。南神火。北精水。中意土也。守界者。收斂不用。各守界隅。謂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在脾。卽所謂五氣朝元也。妄盈。用不知齋也。妄縮。疲之而至洩漏短少也。

易坎
行周流屈伸反復必